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二回 義昆季英雄應募

詩曰：學成妙術轉平江，兄弟偕行應募雙。公而忘家思報國，英雄智勇足安邦。

話說熊友鶴到家，擇日就將徐氏出殯，停於祖墳的廂堂之內，以待榮歸安葬。然後治好頭盔戰甲鞍馬干戈，與少華共成兩副。只待新春初四日，便要起身。呂忠私問主人道：公人啊，這一番上路，是老奴必要隨去的了，免得在此，又受徐太太的憎嫌。公子道：這個自然，何須爾說。

呂忠歡喜備行囊，且表英雄小孟嘗。制就一根長畫戟，打成兩桿紫金槍。只因要代妻兒孝，金甲銀盔自己裝。整備完時包裹好，新年已到頌椒觴。千門炮竹催殘臘，萬戶桃符鎮遠鄉。轉眼已成初二日，行裝備好送衣箱。上墳祭祖多完畢，徐員外，夫婦共同餞別觴。熊浩就將家事托，說些別緒與離腸。卻臨初四行期定，兩弟兄，發馬長行出故鄉。

話說熊友鶴皇甫少華共帶三個家人，呂忠也在其內，正月初四日黎明起身。熊浩看了懷郎幼子，免不得見兒牽情，落下數行眼淚。叮囑了乳母小心看管，然後一起上馬長行。

皇都掛榜納英才，熊浩芝田上馬來。壯志堂堂行色遠，英風凜凜戰謀諧。千重殺氣英雄至，兩騎紅塵俊傑來。春雪花飛人面冷，早梅初放馬蹤開。迢迢一直趨京省，願只願，奪得黃金寶印來。熊浩原思穿別徑，少華必要過吹台。大家各帶防身寶，整各強人暗裡埋。夜宿曉行非一日，新春十九進吹台。少華熊浩齊停馬，袖拂絲鞭把首抬。但見那，吹台山勢萬層高，營寨重重聳碧霄。雲樹暗遮盤道遠，寨門高啟義旗飄。烽煙亂掩迷紗帳，曉日孤懸映寶刀。華嶽雄端爭幾件，泰山大勢或分毫。果然好座吹台嶺，怪不得，千里傳名出俊豪。皇甫少華悲但久，慌忙欠體在鞍轡。

啊唷賢兄啊！

母姊遭擒在此山，弟當前去鬥龍潭。若然母姊皆無辱，萬事幹休我即還。如有一些差失處，少華立刻破高山。末呈武藝臨京省，先立軍功報聖賢。伏乞賢兄權駐馬，探知實信即時還。少華言訖相辭別，熊浩應承不便攔。賢弟啊，即然你欲探軍情，我保行車暫且停。如有一差和二誤，愚兄助力破強人。少華公子忙聲諾，一磕雕鞍放馬行。但見他，堂堂頭上赤盔纓，畫朝斜提把馬鞭。甲葉遙光迎曉日，徵蹄踏地起飛灰。亂磚聲響駒初過，寒氣侵人云尚堆。縱雕鞍，柳葉高分凝碧水。抬玉面，櫻桃半綻跳春蕾。

嗯！吹台山守訊的嘍囉，快報兩家寨主得知：俺湖廣岳州府平江縣人，姓皇甫名甫字少華，久慕名公的美名，今日特來求見。

嘍囉一見把名通，答應如飛走寨中。卻值寨尊韋勇達，這天並未會英雄。正在皇甫千金處，後帳圍爐舉玉鍾。已曉聖朝開榜事，大家意欲返京中。奈因懼怕劉侯害，一則為，皇甫親人尚未逢。小姐長華心不悅，千愁萬慮壓眉峰。紛紛灑淚呼賢弟，你如何，雁杳魚沉少定蹤。幾處招兵全未至，又當掛榜募英雄。皇恩浩蕩垂憐念，因此上，有罪之人亦恕容。如若這番還不出，再休想，報仇雪恨下山東。夫人亦是心煩惱，珠淚雙垂恨滿胸。懊悔當初差主意，原不該，著他主僕避災凶。若然遇得同拿住，今日裡，骨肉皆在山寨中。至此不知生與死，令人牽掛怎寬胸。正然舉盞悲歎處，只見那，喜蛛垂絲掛半空。飄去飄來三四轉，落在了，長華小姐酒杯中。千金玉甲忙挑起，粉腮邊，不覺微微動笑容。

啊唷奇了，正然念及同胞，便見喜蛛垂掛。莫不是團圓有望，骨肉能逢？

正在言時動令旗，嘍囉帳外報軍機。細言求見通名事，皇甫千金便有疑。柳葉微舒聊來喜，櫻桃半啟口稱奇。叫聲寨主須盤問，詳察來人是也非。皇甫少華名頭露，似這等，分名拆姓好蹺蹊。若還果是同胞弟，此一番，骨肉相逢樂有餘。寨主開言連忙語，喜孜孜，升堂下令不遲疑。

卻說韋寨主立刻升堂出令，諸將士不須參見，只招皇甫少華進來。

一聲令出叫相邀，兩下齊來答應高。步進英雄是少華，寨主座上細觀瞧。佳品格，美丰標，龍鳳音容第一豪。寨主端詳心暗贊，此人容貌果然高。看來真是功勳後，今日裡，特到山中探事苗。若是假稱皇甫者，怎教我，長華賢妹認同胞。英雄寨主驚且喜，出外開言欠欠腰。

啊呀來者英雄，就是少華皇甫麼？不知下顧敝山，有何見教？

豪士抬頭向上觀，深驚草莽出英賢。身存山裡原非貴，藐視朝廷竟自全。如此丰姿韋寨主，自然名氣四方傳。入廳只得深深揖，獨立紅羅幔外言。在下平江皇甫姓，慕名一拜進高山。得瞻金面三生幸，更欲追求一事苗。昔日督台皇甫眷，曾聞被劫在寨中。夫人小姐如俱在，望大王，虎座開恩賜一參。皇甫少華言到此，英雄寨主面堆歡。離座上，出門前，拱手含歡啟口言。

啊唷妙呀，萬千之喜！如此說來，你就是少華賢弟了。

山內無非將士們，相逢何不道真名。我雖獨霸為草寇，要扶危濟困人。劫取囚車非不善，現今奉養在山中。早和小姐盟兄妹，已拜夫人作母親。正在憂愁君不至，誰知天賜果然臨。休怠慢，勿停留，快快同行進寨門。母姊渴思勞夢寐，早逢一刻離離情。少華公子心驚喜，施禮深深謝寨尊。

啊唷，果然如此麼？謝大王救援之恩。既已拜認家慈，與大王即為兄弟了。

盟兄熊浩共登途，此時駐馬山前待，伏氣相邀感佩多。寨主慌忙傳下令，快些相請上山坡。今朝耽擱明朝走，運下行裝卸下鞍。說著便稱賢弟請，至親見面喜如何。少華公子心淒切，隨著了，女扮男裝韋勇娥。穿過錦幔臨後院，韋寨主，一邊引導一邊呼。

啊唷母親賢妹啊，萬千之喜！少華賢弟來了，快快前來相見！

夫人小姐正嗟呀，恍惚聞言歡喜加。立起身來見一眼，抬頭一看淚如麻。前邊寨主韋君走，後面英雄正少華。尹氏呼兒朝外接，長華喚弟上前拉。千行痛淚真堪歎，一片悲聲實可嗟。皇甫少華忙拂袖，淚垂如雨跪青紗。

啊唷母親啊，今日相逢莫非是夢？

一旦風波忽慘淒，親人骨肉各分離。窮途主僕還堪走，異地孩兒無所依。許久何曾知信息，近來方曉劫囚車。今朝得拜慈顏下，不肖孩兒喜欲狂。啊呀母親賢姊呀，十五分離十八逢，悠悠三載意何窮。感承寨主韋君救，今日裡，骨肉團圓山寨中。多少事端言不盡，親人見面且寬胸。少華言訖嘍囉哭，尹氏夫人淚滿容。家門不幸受飛災，母子分拋實可哀。正慮嬌兒何日至，果然愛子到山來。逃生之後如何樣？今日裡，骨肉相逢訴訴懷。皇甫夫人悲更喜，長華小姐淚盈腮。娘兒姊妹相扶痛，一片悲聲入耳中。寨主韋君垂痛淚，暗傷心，不能遇父訴離情。在旁相勸方才住，小英雄，正正衣袍立起來。

話說皇甫少華拭淚而起，先拜了母親。然後走到寨主面前，便欠身問道：不知恩兄何方人氏，如此一表丈夫，怎便置身於草莽中？尹良貞訴道：他非出身浮薄，乃云南衛振宗總兵的公子。因遭陷害，故而落在吹台，改名韋勇達，招兵買馬，也要救父徵東的。少華見是同遭顛危的，心內更加愛敬。遂拜謝了救母之恩，然後便與長華相見。這一番悲歡離合的情形，不能盡述。遂一齊坐下，各訴別後之情。尹氏夫人已知鮑芸仙忠心救主，熊友鶴仗義留賓，更及學藝下山，進京赴選等事。皇甫少華也曉得了欽差奉旨抄家，草寇出山劫車等項。各自吁嗟感歎，佩德知恩。

正然相敘別離情，報說熊爺請進廳。寨主韋君忙移步，少爺公子亦抬身。夫人小姐同隨後，要謝疏財仗義君。熊浩上山初睹面，少華指點見諸人。良貞不等英雄拜，斂鸞袖，一轉身軀跪在塵。

啊唷恩人呀！

荷蒙救拔少華兒，又結同盟義氣長。異姓弟兄能患難，神仙法術故傳揚。小兒性命皆君救，我只願，世世銜環結草償。熊浩一

觀雙膝跪，連呼伯母我難當。常言四海皆兄弟，萍水相逢又日長。伯母今朝何出此，反教小姪意惶惶。況兼分有尊卑禮，熊友鶴，終身抱愧不能忘。英豪言訖容顏變，皇甫芝田急請娘。兒共恩兒無彼此，不須拜謝這情腸。夫人立起千金見，兄妹相稱在一堂。寨主章君都見過，立時擺酒度風光。大王請出堂兄弟，相會了，皇甫芝田小孟嘗。自古英雄憐俊傑，講兵論武各稱強。霎時擺上華筵席，共賀團圓進一觴。皇甫親丁同坐位，韋寨主，相陪堂弟與熊郎。席分兩桌多豐盛，列鼎陳盤錦幔張。色色珍饈皆可口，般般異味盡充腸。雞魚鴨肉堆高獻，金盞銀台次第行。時值人員斟美酒，一廳燈燭亮堂堂。座中說起劉奎璧，皇甫芝田恨滿胸。但願救得嚴父轉，冤仇必報志方揚。英雄寨主聞其語，不覺驚呼我竟忘。賢弟呀，奎璧如今現在山，年來囚禁馬房間。若要見劉侯子，即刻傳來觀一觀。公子聞言驚又喜，慌忙連問為何緣？長華就說從前事，一紙為憑好報冤。小姐恐傷胞弟意，投池一節不明言。少華叫帶劉奎璧，寨主如飛把令傳。廳外嘍囉稱得令，齊齊吆喝下層巔。須臾鐵鏈珊珊響，帶到遭擒國舅來。亂發蓬鬆披滿面，破衣零落雙肩。戰靴登足猶描彩，長帶紮腰已失環。殺氣英風無半點，悲容慘色甚堪憐。丹墀呆立羞抬首，疑是開刀命不全。皇甫少華筵上看，兩痕慘色上眉邊。

啊嘖傷哉！這就是劉侯的世子麼？何故弄得這般模樣？

下邊叩首聽其聲，猛地心中吃一驚。按定精神朝上看，悠悠頂上走真魂。殿中悲歎英雄客，正是芝田皇甫君。自愧從前多少事，今朝何面見仇人。看他尚有相憐意，故叫傷哉這一聲。不若此時哀告他，或能死內再求生。這番出得吹台嶺，劉奎璧，不做癡心妄想人。國舅想完心欠體，身搖鐵鏈吐悲聲。

啊嘖，皇甫賢兄啊，你可見劉奎璧苦楚。

自從別自小春庭，君亦疑吾有異心。奎璧自思難強辨，吞聲忍氣不相爭。督台老伯遭冤枉，我尚飛書達父親。為托爹爹呈保本，以圖相救免加刑。只因天子心偏執，下旨捉拿不放輕。我為徽山身被獲，又被令姊逼招成。可憐冤枉冤哉事，信筆書來只是真。囚禁馬房殘忍極，今日裡，幸虧復遇舊知音。願祈姑念通家好，釋放回京感大恩。自古冤仇須要解，君家不可太疑心。吾若負屈含冤死，豈不是，世世深仇費解分。伏乞芝田兄自付，通家世好莫忘情。少華聽罷哀求語，不覺微微笑兩聲。

咳！劉君呀，爾也須想一想自己的行為。

尚書府內奪官袍，有甚嗔癡不肯消。是日交情猶勝舊，少華肺腑敬賢豪。誰知相愛無多日，竟將吾，哄入花園放火燒。天幸早逃留性命，你如何，復為薦本在當朝？父親世受皇恩重，這也是，分所應當沒計較。但是不該相陷害，致得我，抄家拿解四方逃。從來萬事由天定，何苦為仇氣不消。用盡機謀無益處，今日裡，吾家骨肉又相交。咳，劉君呀，當年爾若念交情，哪得冤仇結到今。陷害父親為反叛，少不得，吾家要做報仇人。父冤不雪非男子，這件事，要念情時難念情。君若用謀惟害我，少華得，依然厚待敬如賓。如今我父遭冤屈，若不伸冤是罪人。欲懇放歸難允諾，暫時在此享安寧。英雄言訖長吁氣，出位含歡叫寨尊。囚禁馬房也太苦，可容一室置劉君。報仇自有終歸日，似這等，碎折零磨不必行。我等無非循理人，這些小法是私心。望祈寨主垂憐念，做一個，慷慨英雄出美名。寨主欠身稱領教，一聲將令下高廳。從今不許加凌辱，乾淨房間好歇身。三頓莫分粗飲食，連宵須給舊鋪陳。嘍囉應令方才退，劉國舅，自愧當年害好人。皇甫少華呼帶下，筵中見此轉酸心。一般世代功勳後，今日裡，他比吾家苦更深。言訖芝田心慘切，英雄雙淚落衣襟。少華公子交情重，皇甫千金怒氣生。暗道同胞無孝父，留情必在小春庭。若為燕玉牽連事，倒只怕，父母冤仇報不成。小姐含嗔微冷笑，金杯一放啟朱唇。兄弟他比吾家苦，莫不是，國丈劉侯也被輕？父母仇深須得報，通家義薄有何云。他年若到報冤日，我將他，碎剛凌遲也是輕。小姐言完容帶怒，少華公子應連聲。多承指教當依命，少不得，報恨之時要絕情。言訖廳前齊飲酒，嘍囉帶了被擒人。只因皇甫芝田說，飲食安眠從此寧。當下山中筵席散，尚交亥刻未敲更。

話說一堂宴散，熊友鶴便與韋勇彪對坐談兵，皇甫少華就同夫人小姐回到後房敘話。韋寨主因思是女，不便共寢，遂退到外層寨閃。

半含酒意自思量，可羨芝田皇甫郎。山內英雄何止百，誰能相及貌無雙。言談慷慨真奇表，舉止端嚴果出常。想我已登年二十，終身未托意堪傷。若和皇甫郎君配，才貌門風也算當。然則尚存劉郡主，多應她做正妻房。料奴緣薄難相配，且待親回做主張。如若姻緣非我意，願甘一世不更妝。寨主暗暗心悲歎，又合秋波臥玉床。一片苦心愁脈脈，百般正志恨茫茫。住談寨主章君事，且表娘兒訴曲腸。席散酒闌歸後面，燈前同坐喜還傷。少華極贊韋君貌，如此丰姿也異常。況且出身非反叛，他尚欲，提兵救父到番邦。昔時何不應承了，與姊堪稱鸞鳳行！尹氏夫人聞此語，笑微微，挨身坐近訴端詳。

咳，兒呀，爾只道真是男兒？

夫人細細說分明，皇甫芝田喜又驚。歎息連稱奇女子，這般不愧將門生。千軍獨佔真豪傑，大節無傷果俊英。若論深閨嬌弱女，豈能違害與全身。試思射柳姻緣事，未必如今尚改更。總有才華難濟急，近來景況不堪論。少華說到情苦處，忍不住，慘慘淒淒歎一聲。尹氏夫人瞞不得，呼兒此事可知聞？英雄只道重婚配，急急忙忙問一聲。兒在仙山將兩載，外邊之事不分明。孟家姻眷如何了？伏乞娘親示一巡。尹氏未言心慘切，含悲緩緩細言明。少華公子聞其事，悲喜相交又帶驚。

啊嘖孟麗君，爾死得好苦！

奪袍佳偶本天緣，好事多磨起禍端。聖旨逼婚言暫允，仇家盡節命方捐。行為始信多才女，意氣還成薄倖郎。我卻死心憐孟氏，君能如此為芝田。千秋浩歎真堪哭，一片冰心實可憐。說得少華垂下淚，自相痛絕自相言。

啊嘖芳卿呀！

與爾連婚竟未遲，巫山楚水隔千重。一朝守節投池死，不復還思見玉人。射柳姻緣都是假，奪袍佳偶總成空。卿能為我全名節，難道芝田志不同？吾效義夫君節婦，兩人各自守清風。咳，孟氏千金啊！愧我當年志不堅，復信劉氏女紅顏。若然燕玉難忘舊，此段姻親只得全。就使不能成一世，少華也要守三年。今生未得為夫婦，後世還當結鸞鳳。可恨奸雄劉國舅，蓄心竟為奪姻緣。有朝得勝回師轉，吾好把，父恨妻仇一總捐。皇甫少華思到此，一腔悲忿不能言。淚沾襟袖斑斑濕，怒髮雷霆凜凜嚴。切齒叫聲劉賊子，欺人太甚好奸頑。若非你作圖謀意，為什麼，孟氏才名動聖顏。父恨妻仇深似海，少不得，法場正罪受刀刑。夫人座上忙相勸，這如今，人已身亡不用言。若據為娘心內想，倒有個，兩全之美好姻緣。吹台寨主非男子，衛小姐，正與嬌兒共少年。不若後來諸事定，現成佳偶可成全。況她曾救娘和子，爾還該，補報深思在後邊。如若結為夫婦，知思感德兩事全。劉家燕玉仇人妹，知道他心是怎般。私訂姻親非正理，現為仇敵豈良緣？爹娘計配重婚嫁，豈能如，孟府千金做這番？兒不負她她負爾，莫將執性誤青年。少華公子長吁氣，慈母如何出此言？孟氏千金她守節，無非是，令兒聞此見心田。少華若是重婚娶，泉下幽魂怎肯甘？兒也知，不孝有三無後大，願則願，苦守貞性四五年。若說仇家劉郡主，已拋妄想不須言。後來我若將仇報，劉燕玉，一定心中也結冤。畫扇香羅空贈答，無非戲耍一時間。衛家小姐當圖報，論姻親，且待班師慢慢言。皇甫少華言到此，英雄雙淚落胸前。夫人點首連稱是，守前妻，只用孤幃過半年。立個牌坊封誥命，這也就，算為報答孟嬋娟。勇娥續娶須為正，燕玉私婚只當偏。衛府千金吾所愛，斷不肯，令她許字別家間。長華小姐微微笑，此事從容且慢言。救得父親歸故里，賢弟的，姻親不慮不成全。說完便取招成狀，付與芝田公子看。皇甫少華連說好，一篇供狀好伸冤。言完即刻相辭出，就共盟兄在外眠。

話說次日天明，韋寨主升堂相見，共少華等計議上京之策。少華沉吟道：據我愚見，萬萬不可同行。寨主的聲勢已遠，軍威已成，況且現拿劉國舅在山，四處訪察必緊。察得寨主一出，定然暗取吹台矣。萬一劉侯再作準備，誘得我們進京，將諸城一閉，旋拿起來，那時爾我又非真正的反叛，怎敢在天子的禁城撒野？止不得大家引領受刀，把謀反叛逆之罪，弄假成真。不但冤情難白，還要帶累各省的應募英雄，當作了吹台的羽翼。這一來，玉石俱焚，委實進京不得。不若在山稍待，愚弟與友鶴兄入都，如得選中，竟是請旨招安，一直同下山東便了。不識可否？

寨主見說口稱善，賢弟多應中狀元。請旨招安真妙策，大家一併下朝鮮。山中豪傑俱稱是，寨主重排錢別筵。親撥二名精勇士，呼為李猛與丁宣。二人極有官家體，就著他，伏侍長行上路間。如若到京名已取，正宜奴僕助威嚴。諸般分派俱完畢，又送黃金百兩全。皇甫少華深感謝，酒闌辭別下高山。夫人小姐齊相送，珍重聲聲別淚漣。拜托熊兄加照顧，叮嚀公子用心田。少華友鶴同承命，淚灑征衣下了山。老僕呂忠辭主母，夫人相囑不須雲。韋君留戀雙英傑，目送跨鞍始轉山。扯倒義旗關了寨，吹台閒住候招安。不談寨主韋君事，且表英雄同進京。出了吹台山下路，迢迢一直從徵行。襟懷激烈原應壯，道路崎嶇自不難。兄弟同心如手足，盟情契愛若金蘭。只因掛榜招賢士，要到皇都奪狀元。夜宿曉行非一日，仲春十二到都中。先差奴僕尋房屋，然後齊齊至寓前。檢點行裝諸事畢，忙忙用飯又安眠。次早兵部投名字，只等人齊始驗觀。寓所之中多大院，弟兄演武在其中。草坡跑馬施金鏢，花簇扳弓按玉弦。腹隱奇才猶未展，胸藏壯志已將翻。遠方豪傑如俱至，就要同參兵部官。且說當朝司馬位，奉君玉旨廣招賢。部文發後多忙亂，日日衙門理事端。剛斷分明真不俗，盛名遠布果然強。諸方豪傑投名字，鄺明堂，著意留神仔細觀。看到了，湖廣平江王少甫，喜孜孜，一番顏色上眉尖。

啊唷奇哉！這人的姓名，竟將皇甫少華四個字分拆而成的，卻也有些緣故。

細思籍貫是荊襄，名字少華又姓王。可怪可奇還可喜，莫非真是那家郎。藏頭露尾更名字，應募投文上帝邦。若果這般真萬幸，願則願，小郎獨立教軍場。年輕司馬心驚喜，只待臨期細看詳。前後又經三四日，綸音一道出朝中。

話說天子下旨，欽差通政司尚宜先、副都御史游載物，一同考試。此番掛榜招賢，不必照於常例，竟是鄺兵部驗看武藝完時，即日武場選取。策論考試已畢，再合同諸方士子在教軍場比並高下，欽取智勇無敵者以為鼎甲。時著大司馬作急辦理。鄺明堂接了聖旨，只等雲南貴州等處人氏取齊，便要坐堂驗看來歷。已是三月上旬了，各省英雄俱皆齊集。鄺明堂發下一道手諭：因恐魚龍混雜，難辨高低，准於三月初五日先試本地人材，次後輪於各省。

尚書手諭下公堂，本地英雄知細詳。初五之期同赴試，明盔亮甲比高低。三員官長當堂坐，挑選英雄作棟樑。雖有百名零四五，盡皆軟弱欠剛強。手擎寶鼎難移步，箭射紅心不中雙。選就英雄三四十，其餘散出轉家鄉。次朝就要傳兩廣，只因為，司馬心牽皇甫郎。少甫王君熊友鶴，一聞此信甚匆忙。收拾物件備軍裝，殺氣騰騰貫上蒼。上榻安眠無半晌，雞聲三叫動長光。呂忠窗外來呼喚，二位英雄同下床。梳洗完時先用膳，頂盔亮甲扮成妝。諸般寶物隨身帶，各上龍駒要過堂。老僕呂忠留寓所，李猛丁宣隨著行。已見大街人馬動，英雄豪傑聚公堂。人人踴躍搖金甲，個個歡呼撒錦。也有熊君同榜客，停鞭舉手敘離腸。亦多貧困英雄士，不得乘駒只步行。凜凜英風衝門府，騰騰殺氣貫天堂。一臨兵部衙門內，腳蹄花磚次第行。三位大人猶未至，齊齊分立玉墀旁。天光已曉紅轎出，日影初升煥彩揚。遠聽悠悠吟喝近，一聲傳喚到公堂。

嗯！該員伺候著，通政司尚大人到了。

部員應話正衣冠，頓頓朝靴近上前。大轎一停出了轎，中門步進尚宜先。紗貂蟒服儀容正，清麗丰姿五綵須。一進正門觀左右，說一聲，荊襄勝地出英賢。兩旁豪傑齊齊應，望大人，青目垂憐報聖恩。合部該員同接進，尚銀台，手移交椅坐西邊。又聞遠處人吟喝，又到當朝一宰官。

嗯！左右閃開，副都御史游大人到了。

一聲傳語眾齊應，察院游公下轎行。蕩蕩春風飛蟒袖，盈盈喜色動龍旌。烏須白面眉分彩，凜凜忠貞察院臣。座下官員皆拜揖，銀台出位也相迎。御史入廳東首坐，公堂煞靜四無聲。消停又有人員報，大轎高抬入正門。

嗯！合部人員伺候，兵部大司馬鄺大人到了。

魚軒歇處彩旗飄，執事分開寶蓋招。步下尚書司馬客，天生一表美丰標。烏紗帽上分金翅，紅錦袍中束寶縑。粉底朝靴雙踏足，羊腸玉帶半垂腰。面如傅粉紅還白，腮似含花嫩更嬌。眉黛兩灣分柳葉，朱唇一點現櫻桃。鼻懸玉膽丰姿美，眼媚秋波品格高。年少風流超中表，才能敏捷冠群僚。論姿容，傾國傾城如女子。言志願，治民治法是英豪。兩壩豪傑偷觀畢，意亂心驚魂也消。友鶴輕輕推少甫，低呼賢弟可看瞧。當朝兵部儀容美，男貌渾如女貌嬌。我只說，賢弟丰姿應絕世，卻誰知，尚書態度更為高。少華目視心驚駭，如此奇姿真少了。

啊唷怪哉！世上竟有這般美男子！

風流年少做高官，今到廳前考眾賢。年紀與君相彷彿，便能顯達在人先。他當少小居高位，我卻低頭過矮簷。可羨可誇還可敬，鄺尚書，才能福祿並齊天。少華公子心稱贊，只見那，年少尚書看兩班。

啊唷妙呀，諸君就是湖廣的英雄麼？

一班豪傑應聲同，特赴皇都帝省中。惟願大人垂顧盼，一個個，盡心竭力去徵東。少年司馬連稱好，拂袖升階見二公。兩位大人齊遜坐，欽差正考在居中。花名冊上從頭點，堂外官員按應同。

嗯！湖廣黃州府黃岡縣武舉晏臨戰何在？有！

一聲答應上階來，凜凜英風赫赫材。盔甲鮮明人品好，深深三揖跪塵埃。堂上侍值人員唱，快獻平生武藝來。武舉晏君忙應諾，征袍一掖立當街。但見他，隨身急取一條槍，舞動紅纒帶日光。左轉右旋風滾滾，上三下四舞茫茫。烏龍探爪光猶閃，白蟒翻身氣更強。舞到緊時人不見，三家官長大稱揚。啊唷妙呀，好一個，晏師韓再射箭來。豪傑住槍見了人，英風凜凜取雕弓。開弓乍滿如圓月，放箭初飛似流星。百步穿楊猶未熟，當場二箭中紅心。黃岡豪傑方將退，三大臣，硃筆勾圈取了名。武舉師韓先退出，堂前人役又傳呼。

嗯！岳州府平江縣武舉熊浩何在？有！

一聲答應閃英賢，只見來人品格端。風翅頭盔銀抹額，龍鱗鐵甲鐵連環。素袍襯體花紋亂，寶帶垂腰劍影寒。眉映春山長人鬢，目澄秋水秀如山。英風凜凜堪當選，壯氣堂堂可定邦。促步上前三叩首，試官喝采好英賢。一聲免禮方才起，這英雄，手提雙槍獨逞先。但見他，掖衣捲袖轉身軀，兩桿金槍手內提。門路一開神力往，雙槍起處玉龍飛。當今俊傑非虛假，蓋世英雄果不虛。七十二門都舞到，三家官宰大稱奇。

啊唷奇哉！若非掛榜招賢，怎見這般勇士？

平江豪傑動歡容，收住雙槍又取弓。滿扯彎弦生喜色，斜開羽箭起英風。紅心兩中一枝矢，熊友鶴，箭法原來尚未工。兵部尚書和二宰，亦加喝采取英雄。手提硃筆題名字，熊浩躬身轉立東。堂外指名重又點，一聲呼喚應晴空。

嗯！同縣王華何在？有！

花名冊上點王華，鄺尚書，更要留心細看他。只見英雄朝上走，全身披掛貌堪誇。金盔映日飄紅燄，寶甲迎風映彩霞。兩道翠痕分柳葉，雙腮紅處映桃花。眼如秋水生寒媚，口露朱櫻隱碎牙。耿耿奇才稱俊傑，堂堂美色占英華。手提畫桿紅纒戟，那一派，出世風流實可誇。司馬看完王少甫，又驚又喜暗嗟訝。啊唷奇哉！可怪他，又是這般容貌了！當年射柳奪袍時，映姐曾經告我知。她道姑爺容貌美，因而為此係相思。今觀湖廣王華品，可算風流占一時。座上若然無我在，何人更有此郎姿？咳，不知他可是芝田否？若然果是風鸞眷，怎受兒夫三叩頭？今日公堂難退避，旨來相見再溫柔。尚書座上心疑惑，柳眉邊，半帶歡時半帶愁。只見英才行大禮，躬身跪叩在階頭。尚書出位傳呼免，小英雄，禮罷抬身不暫留。但見他，按按金盔鳳翅搖。一橫畫戟逞英豪。銀龍平起風聲響，白蟒初飛冷氣臨。枯樹盤根來得猛，仙人喚影過時驕。始初時，寒霞滾滾迷徵甲；次後來，瑞雪紛紛罩戰袍。八十一門真妙法，兩班俊傑喝聲高。三家官長觀呆了，只喜得，兵部尚書意更忻。

啊唷妙啊！這一定是欽點的狀元了！

察院游公捋虎鬚，銀台尚宰正朝衣。共誇勇士人間少，同贊賢才世上稀。如此英雄徵外國，何愁天下不鹹寧。王華收住紅纒

戟，拔箭抽弓更逞奇。豪傑半分金戰甲，英雄斜踏彩微靴。冰弦一扯如明月，箭似流星頃刻飛。舌跳春雷連喝中，一弓三箭竟無虛。丹墀眾杰齊稱異，公位三君盡說奇。硃筆高抬標第一，鄺尚書，芝眉雙展笑微。

啊唷妙嚇，少甫王君，已將你取作第一名了。小心仔細，好在教場內奪一個欽賜的狀元。

王華打躬應連聲，施禮恭稱謝大人。通政尚公游察院，一齊傳諭再呼名。英雄退步歸班立，笑倚長戈看眾人。只為王華三中箭，餘皆不敢呈精神。愁出面，怕出名，甲葉無聲不動鱗。挨次喚來挨次看，標名只有廿三人。重重寶轎都抬起，回去了，挑選英才眾大人。湖廣群英齊散出，也多煩惱也多忻。王華友鶴同回馬，喜孜孜，斜拂絲鞭轉寓廳。老僕呂忠迎著問，已知公子點頭名。弟兄更換衣裝畢，只等臨期獻武功。且表尚書臨相府，蘭房密告女千金。素華小姐方心喜，細看王君貌怎生？司馬便言何等品，梁小姐，又驚又喜又知真。當年樓上曾觀見，正合尚書此刻雲。容貌姓名都得像，王少甫，必然就是那郎君。明堂聞說心悲喜，將信將疑未必真。次日到衙重驗看，廣招豪傑作東征。前後幾天考場畢，三主考，公同具本奏明君。

話說三主考，就以眾英才的名姓策論一併恭呈御覽。天子龍心大悅，傳旨准於十九日駕往教軍場中親觀比武。這一道旨下，京營元帥就打掃教場，以備迎接聖駕。轉眼之間已是十九日了，元天子大擺鑾儀，保駕的是文官梁相，武將劉侯及薦賢的鄺司馬，一直向教場中而來。

御駕離宮下教場，鑾儀大擺出朝堂。金鎮提爐香裊裊，彩雲掌扇影行行。錦袍侍衛隨天子，花帽將軍保聖皇。五色明霞披寶蓋，千層曉日照金橋。軍民戶戶雙枝燭，百姓家家一股香。由枊黃羅頭上罩，肅驕御馬坐君皇。雙龍珠額中天翅；玉帶黃袍兩袖長。日表天容威凜凜，龍眉鳳目貌堂堂。玉鞭一拂朝東指，說道是，朕願英雄滅外方。梁相劉侯同接口，天威遠布定殊方。朝廷駕過官街靜，直至京營大教場。

話說元天子一到教場，立刻升帳，坐於演武廳中。左右劉侯、梁相及兵部尚書鄺君玉等。在廳前，設一張寶案，放著一顆三軍司命的黃金虎印。在廳下，豎一桿百尺高竿，掛著一個碗口大的金錢。正中間，又擺一個千斤重的古鼎，只等有一位蓋世英雄舉鼎。這一回，射錢中三箭無人敢敵者，就拜為武狀元掛印徵東。

整頓完時下旨來，轅門三面一齊開。諸方豪傑同響應，直進場中拜在埃。大眾合聲呼萬歲，戎政司，紅旗一閃叫分開。

嗯！各省的英雄聽者，萬歲爺有旨：分開四方而立，候鑼聲一住，即刻出馬射錢舉鼎，奪取狀元。這個演武場中，只許各人賭勝，不可傷殘。如違者，法場問斬。

戎政司官降聖旨，英雄個個各分班。四方立馬旗門下，早聽金鑼響震天。元帝座中朝下看，諸方豪傑果威嚴。盔纓迭就千層浪，馬上連成遠近山。甲葉搖葉迭舊影，微蹄踏處起塵烟。有幾個，遙觀寶案思懸印；有幾個，仰望長竿怕射錢。殺氣騰騰迷宇宙，駕雲冉冉罩江山。果然天下英雄廣，多虧了，兵部尚書善薦賢。元帝遍觀龍意悅，忽聽得，金鑼已住發徵鞍。

話說教場中金鑼已住。早見正東方一朵紅雲就地飛來，但見那人怎生模樣？

蓮瓣銅盔鳳翅招，連環甲鎖大紅袍。身騎雜色花邊馬，手挽雲尖兩刃刀。朗日濃眉威凜凜，圓腰厚背狀雄驍。催駒直到高台下，帶住絲韁道事苗。籍貫自稱蒙古部，姓名初報董飛曉。報完立刻開弓箭，三射金錢竟枉勞。只見雕翎朝下墜，再擊古鼎也難搖。帶回戰馬含羞走，又見西方一馬跑。只見那，西方位上閃將軍，一馬衝來震地行。頭上盔纓紅映日，層層甲葉動魚鱗。微須白面年還少，獨騎雙槍藝已精。跳下鞍來雙膝跪，報一聲，微臣福建馬維城。台前戎政傳呼起，這英雄，上馬開弓就逞能。射中一枝虛面箭，手扳古鼎步難行。回馬只得羞慚退，驚動了，改姓移名小俊英。少華一觀雙將退，壯懷激烈抖精神。手推友鶴呼兄長，何故藏才不動身？熊浩長呼回首道，愚兄無意取功名。手擎寶鼎吾還可，箭射金錢我不能。賢弟英雄神妙法，何不去，當台掛印作東征？王華欠體稱焉敢，兄不行時弟怎行？熊浩再三推不過，道聲有僭就抬身。但見他，雙風銀盔映日光，明珠迎額吐寒光。素袍襯體葵花現，細甲披肩柳葉長，寶劍縱橫右肋下，神鞭倒掛在腰旁。面如美玉生光彩，眉似遠峰入鬢長。耿耿英姿無敵將，堂堂壯志少年郎。身騎千里浮雲馬，手綽雙條亞角鈴。直赴高台通姓字，急抽羽箭逞剛強。弓開雲外飛禽墜，箭發山中走獸亡。連射三枝仍兩中，但聽得，黃金錢上響叮噹。英雄馬上添春色，也多虧，演武廳前中了雙。下馬拋槍光勒袖，英雄舉鼎下當場。只見他，分袍勒袖抖神威，古鼎高抬過了眉。如托嬰兒差幾許，款微靴，輕輕緩緩繞一回。四方豪傑驚呆了，戎政司，一展紅旗喊似雷。

嗯！平江熊友鶴聽者，萬歲爺有旨：可惜射空一箭，不然就是狀元了。快快上台候命，如無射中三枝的，爾不失鼎甲之位。

熊浩聞呼喜氣高，放將寶鼎上鞍斷。四蹄一縱登台立，頓首三呼拜緒袍。內侍傳宣榜首立，錦旗之下立英豪。王華一見心中喜，可敬盟兄氣力高。舉鼎三回全不欠，真正是，平江縣裡一英豪。狀元留下無人授，少不得，待我當先走一遭。

啊唷妙哉！此時不出更待何時？

蓋世英雄出繡旗，正西一片赤雲飛。金盔叩頂擊雙鳳，一粒明珠映額低。細葉初披金戰甲，團花巧繡錦正衣。腰中佩劍橫秋水，鞍上飛錘走赤霓。風表龍姿真可敬，珠庭廣額果堪奇。眉橫遠岫英風重，眼映寒波秀色明。白兔徵駒身下坐，紅纓戰戟手中提。巍巍世代五侯體，凜凜封疆將帥軀。一拍雕鞍臨切近，小英雄，台前頓首奏根基。

啟吾皇陛下，臣湖廣岳州平江縣寒士王華表字少甫，蒙欽差大人取過第一名，今日台前演武。

英雄言訖跪台前，元帝成宗聖意歡。遂調劉侯梁相國，三卿可見這英賢。此人可作徵東帥，一定成功得凱旋。梁相劉侯齊起贊，元天子，立傳少甫射金錢。明堂一見英雄出，喜孜孜，也願王華奪狀元。只見平江熊友鶴，倚槍端面歡然。高呼少甫王賢弟，不可藏才讓我先。神射從來君第一，快些展手在台前。爾如故意相推我，熊友鶴，斷不今朝拔狀元。台下王華稱得罪，掖羅袍，彪身一縱上雕鞍。

話說王少甫跳上鞍轡，暗思道：盟兄既有此言，俺皇甫少華少不得顯一顯平生的武藝。

這一當場奪了魁，九州四海美名垂。三軍司命為元帥，吾也可，大破朝鮮救父回。得此方能完骨肉，為官始不愧鬚眉。盟兄既道休推遜，吾豈肯，反讓諸方士子為。少甫王君心已決，勒徵駒，教場獨立逞神威。但見他，一蕩紅纓向後飄，將軍馬上逞英豪。飛魚袋內提龍角，走獸壺中拔鳳毛。滿月開時弓已放，流星飛去箭初高。王華三中金錢眼，只喜得，戎政司官旗亂招。

啊唷唷，好英雄！公然三中金錢了！

少甫王君喜滿胸，未曾舉鼎伏稱雄。紅袍招展圍徵馬，玉手雙回拽寶弓。背立教場重射箭，只見那，弓如月影箭如龍。好英雄啊，紅袍白馬少年郎，反面開弓立教場。玉手推弦先著力，朱紅投叩早稱強。箭如日影嗖嗖過，弓似鏑光滿滿張。鳳羽起時風凜凜，金錢著處響噹噹。三枝利箭無虛發，小英雄，不等人言又逞強。但見他，飛身擲戟上前來，雙踏微靴兩手招。繡甲分披千片亂，征袍招展百花開。一旋古鼎呼聲起，這英雄，力挽千斤繞將台。顏色端然全不怯，步行緩緩果奇哉。惟看喜氣生眉上，不見紅霞映面來。走遍三四仍放下，英雄進禮跪塵埃。

臣王華當場演武，正中三枝箭，反中三枝箭，舉鼎繞台諸事已畢，時在階前見駕。

成宗天子喜非凡，雙展龍眉大贊揚。如此英雄誰可及，自然當拜狀元郎。寡人不掛招賢榜，怎能得，無敵將軍獨擅場。可喜鄺卿能薦舉，真正是，治民治國一忠良。梁公驚喜深誇獎，國丈欣然亦贊揚。侍衛將軍無不駭，喜壞了，少年司馬鄺明堂。誇更贊，喜還傷，手整烏紗自付量。

嗯，好生奇怪！

皇甫芝田神射能。當年故此許良姻。世間豪傑原非少，反手開弓實未聞。只有芝田神妙法，昔時方做掛袍人。今觀少甫施英勇，斷斷無疑是改名。可喜郎君來應募，當場獨自逞精神。願祈早做徵東帥，好把那，千日沉冤一日明。司馬心中多喜悅，戎政司，代傳聖旨下高廳。

嗯！王華聽者：爾再問一問四面的英雄，如若無人敢奪，就著爾掛印徵東便了。

少甫王君喜氣加，春色一段上桃花。彪軀伏在鞍轡上，笑微微，拱手當胸問眾人。

嗯！四海的英雄，九州的豪傑，俺王少甫射錢舉鼎俱已中式，諸兄如有不服者，不妨過來一比武藝，奪取狀元。

王華一語未曾完，震地鑾鈴閃將官。銅板頭盔生殺氣，魚鱗甲葉染塵煙。征袍襯處花千朵，兵器搖時水一函。斜跨徵駒臨陣角，雙提利刃到台前。圓眼明目威風壯，倒豎濃眉殺氣嚴。年紀約來三十外，一聲大吼震天庭。

嗯！王少甫住著。咱家廣東平遠縣赫連漢到了，豈有不比武藝就做狀元之理？吾心不服，特來與爾見個高低。

少甫王君隨答應，狀元未定可移更。既然要奪黃金印，請尊兄，就此開弓射射錢。平遠英雄稱使的，報名已畢扯弓弦。一連中了三枝箭，方托千斤要佔先。舉鼎繞台飛步走，三拋二接復三旋。台前戎政驚呆了，各省英雄喝采連。少甫皇君心驚駭，擊鞍大悅叫英賢。

啊唷，舉得好鼎！放馬過來，待我與你見個上下。

赫連豪傑喜非凡，上馬提刀就逞強。高叫平江王少甫，休想再做狀元郎。某家舉鼎如頑耍，可知吾，綽號原稱賽霸王。言訖推開身下馬，雙刀齊舉響叮噠。王華馬上精神起，畫戟高挑貌更揚。

啊唷妙呀，諸軍士替俺助威，王華來也。